

	卻
蒼	顧
蒼	所
橫	來
翠	理
微	

許旭君



## 7 田美

再訪南庄，第一天的工作地點即是田美，叫我不覺莞爾。

上回來，家訪到田美工作那天，正是我留守南庄，充當大廚那天，書得李惠珠也留下來陪我，當時，我們都有些遺憾。怎知道，再次來此，第一天即是到田美。叫我怎麼覺得奇妙？真是「人生豈有常得與常失，上天自有巧安排」。

第一天工作，總是幾分緊張與生澀，所幸倒還順利。每到一家，初初，被訪者總帶幾分疑懼，我們只得絲毫不受影響的表現出對他們嬰兒的真切關懷，逐漸地，他們不僅開始接納我們，還安心的與我們交換意見，接受衛教，臨離去，常又是一迭聲的謝謝，叫人幾分自得外，還多些負擔——別人既是如此信任您，可不慎歟？

未到中午，已做全部工作。回到原先行經的一座橋，尋著路，一路「分花拂柳」，繞過座土地廟到得橋下河床上去玩。沁心涼的水清澈見底，果真叫人明白：「在山泉水清」。

河床上，到處是石頭。硬硬的石頭，給人就是「地老

天荒」的感覺。年輕的我，不懂得平凡的真美；一心找的是怪異的石子，愈是特別愈覺得它美。拾了一堆，明知道帶它不走，還是高興，「Process is Reality」，快樂的該是尋它的過程，不在乎擁有。讓它就羅列在這河床，美麗這一方天空。

回到南庄國中，向晚的風，吹得人心曠神怡。遠遠望去，山腰上一閃一閃的燈火，也叫人心安。

晚餐前的一刻，原是最愉悅的一段時間。一邊想像豐富的晚餐，一邊回想一天的工作，帶幾分滿足也帶幾分開適。

校園裏，花台邊，一道細細的水泥台上，孩子不知從哪裏找來的黃黏土，捏塑起泥人泥動物來了。是一對姐弟吧。小小的弟弟全心捏著泥巴！而我們就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，享受飯前甜點——仙草檸檬冰。孩子們可能是附近來的，髒髒的衣服是野了一天的結果。弟弟肩頭的扣子，不知幾時掉了。臂膀整個的裸露出來還渾然不覺。細心的姐姐許是擔心周圍的我們笑話了他的弟弟，強要把他的扣子扣上，弟弟卻是一再的掙脫。終至弟弟哭了，扣子也給掙



## 7月10日 員林

斷了。姐姐護衛著弟弟，不讓人笑話自己親人的那份心情，我是可以了解的。可是我真想告訴她。人，有時就得學會不在意別人的想法。（珍·奧斯汀有句話說：「人生不過如此，有時笑笑別人，有時給別人笑笑」這種況味，她或許不解。）可是更重要的，不要因別人的眼光，使自己

受到傷害。弟弟裸著肩膀，何妨？沒人在旁邊的時候，他露著肩，你們還是愉快的嬉戲，有人在旁邊，你們仍自顧自玩著，沒人會去笑話他的。

太懂得察言觀色的孩子總是早熟，早熟卻要減少自己享受童真了，那才真是遺憾呢！

中午，回崇聖宮吃便當時，聽許瑛真說，他們跑回去看上次寒假時來訪視過的一個小孩。

「不成比例的傾大的頭，頭骨有點閉合不完整，身子則是沒在增長似的纖小，像鳥爪般的手腳又是無力得連奶瓶也握不住。」孩子的家，即令是一貧如洗，也是帶他遍訪過名醫，「長庚都看過了，醫生也是沒辦法」。到如今，也只能抱著放任的態度了。問爲什麼不給孩子吃牛奶？「沒錢哪，家裏沒錢，連大人都快沒得吃了，又有什麼辦法？」也只能默然了，我們能說什麼？

吃過飯，工作完了，大家準備回南庄，對來時見過的路兩旁纍纍的果樹，已無來時那份興味盎然，倒只覺得索然了，一顆心真的是無處可安放。「Donna Donna」在我心中迴旋：「... Stop complaining say the farmer, why don't you a swallow be? ...」

是呀！誰叫你生來是注定被宰割的小牛？誰叫你生來不是天上飛的麻雀？誰叫你生就這般？誰叫你不是活蹦亂跳的孩子？誰叫你生小在貧家？誰叫你不生來是富家小孩？怨誰？怨不得呀！畢竟，一個人一個命哪，孩子。但我還相信另一句話：「一枝草一點露」，上天既賦予你生命，他必得給你一個交待的。而我，將爲你日夜祈福。

今天晚上，是第一次的媽媽教室。  
偏偏天公不作美，不僅下起雨，還打著淒厲的雷。其

實，在這山裏，雷電交加真是美，先是一道逼到眼前的銀光掠過，瞬間散出千枝萬葉，伴和著轟隆震耳的雷聲，是叫人顫慄，卻也是心悸的美。

沿著街，一戶戶一家家的去催，連哄帶騙帶來幾位媽媽。常常附帶條件是要我連隔壁人家的媽媽也勸著去，好讓他們有個伴，壯壯膽。

走在路上，又打起雷，煞是驚心。幾個媽媽，居然嚇得叫出聲來，我倒還要哄著他們。心卻想：「怎麼可以呢？都作人媽媽了，還這麼膽小，怎麼來呵護自己的子女呢？」繼而一想，或許正因為她們有了家庭的後顧，才要這般牽腸掛肚，多些忐忑。我呢，父母之外，再無掛慮，才有這般的坦然。

送走了媽媽們，隔壁的兒童教室，亦才偃旗息鼓，休養生息去了，聽組長說，主將楊誠嘉喉嚨都啞了。

陳維敏在教室裏收拾善後，我幫著他把錄影帶捲回去，順便把宣傳資料收一收。組員們，圍坐在涼亭上，大家似乎都已精疲力竭，未交一語。從明亮的教室，往涼亭那邊望過去，黑暗中，靜默著，只有蚊香的星火在一圈人中氳氳著，此情此景，叫人懂得什麼叫平淡中見真醇——組員們之間的情誼即是如此。問自己，爲什麼這麼喜歡服務隊？或許，因爲這裏每個人全把付出當作快樂，都默默的貢獻自己一分心力，唯恐不及。就憑這一些，能不叫人喜愛？



## 7月10日 東河

這一次來，睡的地方，窗外望去，面對的就是一座大山。每個早晨，四、五點就醒轉過來；每個夜裏，過了十二點仍了無睡意。總愛趴在窗口，望著對面的山出神或靜聽潺潺的水聲，從不厭倦。大自然就是這麼的深綠、耐看。真是羨慕這裏成長的孩子。

今天在東河的工作不多，作完份內事，就到處走走。和李惠珠走到東河國小的幼稚園去。

正放著暑假，空寂的教室裏，只有幾個鄰近的小孩琿琿琿在彈琴，斷續的琴音，仍叫人興奮。徵得孩子們的同意，彈起兒歌來，他們也咿咿啞啞，唱和起來，真是單純快樂的人生。

有個缺門牙的山地小女孩，好漂亮的一對眼睛。告訴我，她不會唱歌，抱來一大疊童話書，要我說給她聽。本不善拒絕別人，更別說是個可愛的孩子。擔心的只是平常是個言語不多的人，怎說得出那一個個活靈活現的故事。可是面對孩子渴望的眼神，居然也表情豐富，言語生動了起來，講完一大疊孩子書，喉嚨是近乎啞了，精神卻更奕奕。

想不到的是：下午要在當地活動中心辦媽媽教室時。小女孩又跑來找我了，不僅認得我，還膩著我，叫我滿心



在東河國小與教人喜愛的孩子們

感動。

到山裏來，最怕碰到耍糖的孩子。那會讓我好難過好難過。孩子固然不懂得什麼是人性的尊嚴，可是人的尊嚴總是一出生即被賦予的。是誰教壞他們？讓他們如此？——懂得用尊嚴去換取廉價的憐憫。我怕碰到這種場面，所以我從不給孩子們糖吃。沒想到，彈鋼琴，說說故事，倒換來孩子一片真心。

小女孩，跟著我，大太陽下，滿山遍野去找每一家的媽媽來上我們的媽媽教室，一邊還絮絮叨叨告訴我她在學校裏的事，尋常家常瑣碎中聽得出她直把我當個親近的人了。

末了，由於媽媽們不是午垂，即有家忙，媽媽教室只得取消。留在東河，既無事可作，只好打道回府。往車站走的途中，經過孩子家，孩子掙脫我的手跑了進去。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只知道是孩子媽媽喚她回去了。沒想到，到車站時，小女孩的姐姐，跑來告訴我，她妹妹回家換衣服去了。我笑笑，告訴她，車就要來了，要她幫我跟妹妹說再見。

車將來了，小女孩穿一身乾淨衣服跑了來。挨著身邊就坐在路邊。她說，剛才穿得太髒了，要換身乾淨衣服才



來跟我說再見，認真的模樣叫我忍不住難過起來了。傻孩子，穿得髒，姐姐還不是一樣喜歡妳，哪裏要妳這樣急得一身汗去換身乾淨衣服？

「來吧，我們一起照張相，姐姐即使不照相也會記得妳，可是妳不要好久就會把姐姐給忘了。來，笑一個吧，妳們的笑，最珍寶了。」

車子來了，揮揮手。可愛的妳，囁嚅的問我的名字，指指名牌，妳卻告訴我，才讀二年級的妳看不懂，我唸給妳聽，妳一邊用心逐字唸著，一邊眼眶卻紅了。難過什麼？別這樣了。人生有許多偶然值得珍惜，就把它存成一段快樂的回憶，好不好？

哪一天，走過山下，或許我將再上山來，看看那個捨不得姐姐走的小女孩，該有多高了。

東河，真是個好地方。除了孩子們，我還見到些好東

西，梧桐就是其一。

他們說：「這是梧桐」，是初見已驚，再見仍然，望一眼一輩子忘不了的模樣。一邊擔心的只是，他們怎麼來形容它？「好美！」他們只說。好險！不覺舒了口氣。平生最怕別人對我心喜的事物濫用形容詞，所幸，此番倒還算不謀而合。覺得，我們真的是只可說它好美，再用不得其他形容詞，其餘的是要用全心去領受了。

詩詞裏的梧桐，總叫人想及秋的肅殺及哀怨，見著梧桐，卻叫人只覺得它有深意，叫人沈思，心思全然澄明，卻又平靜在上，洶湧在下的那種沈思。

在吊橋邊，終究是尋著那株梧桐。傳說中，上好的桐木方能成就一把悠揚清揚的良琴。或許是千百年的諦聽水聲與天籟，才叫它發為空靈悠揚的琴音吧。

## 7月11日 蓬萊

蓬萊，是固光看地名就叫人心嚮往之的好地方。

上回來時，除了嚇著我和黃鴻美的四隻狗外，一切的印象都是美好的，包括那些個得在心裏直唸：「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」，才敢跨將過去晃盪得厲害的吊橋亦然。

今天的工作較多，路也長了些，加上山路不好走也不好找。過了中午，仍未作完。楊誠嘉說全部作完才回去，



蓬萊的一切  
印象都是美  
好的，包括  
這晃盪得厲  
害的吊橋亦  
然。

我當然是絕無異議的。回到又星宮，見眾家兄妹，已然在坐，看來我們倒真是遲了。

下午，去不成礦坑，就接受診療組的推荐到溪邊玩，偏偏却是一場有驚無險。

到得溪邊，我們都踏著炙熱的石頭，一個個跳著玩，頂多就用清涼的水泡泡腳。陳正英呢，大概是見著水，不